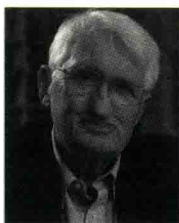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陶德麟 汪信砚 主编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



Research on Habermas's view
of science

罗红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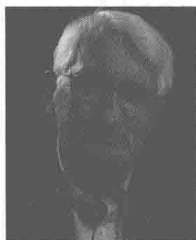
Karl Heinrich
Marx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陶德麟 汪信砚 主编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



Research on Habermas's view
of science

罗红兵 著

Karl Heinrich
Marx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罗红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01-019492-9

I. ①哈… II. ①罗… III. ①哈贝马斯(Habermas, Jurgen 1929-)-科学观-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1387 号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

HABEIMASI KEXUEGUAN YANJIU

罗红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9492-9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系” 已出书目

《世界历史与和谐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

赵士发著（已出）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李佃来著（已出）

《文化批判与乌托邦重建——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研究》

梁苗著（已出）

《马克思的个人概念》李志著（已出）

《马克思哲学中的物权问题》刘海江著（已出）

《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刘明诗著（已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解释学之维》皮家胜著（已出）

《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士发著（已出）

《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罗红兵著（已出）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思想来源、现实背景与形成过程	/9
第一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思想来源	/10
第二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现实背景	/33
第三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形成过程	/42
第二章 技术的兴趣：经验—分析的科学	/63
第一节 兴趣、技术与科学	/64
第二节 经验分析科学的实践后果	/76
第三章 实践的兴趣：历史—解释的科学	/90
第一节 历史解释科学的不同思路	/91
第二节 历史解释学的“危机”概念	/104
第三节 社会科学的意义理解	/108
第四节 历史—解释学的方法论	/123
第四章 解放的兴趣：批判的社会科学	/126
第一节 解放性科学的两种模式	/127
第二节 构建解放性科学	/140
第五章 科学与哲学、宗教的关系	/154
第一节 科学与哲学	/154
第二节 科学与宗教	/162
第六章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论得失	/170
第一节 马克思科学观与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比较	/170

第二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合理性与理论缺陷 /183

第三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论启示 /193

参考文献 /198

后 记 /208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科学观^①一般是指人们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性质、理论构造、方法、基本概念、发展规律、社会作用以及科学与其他人类认识形式(如宗教、哲学)的关系等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反思。

科学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科学主义科学观和人文主义科学观。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离和交融是科学观发展的重要特征。科学主义者坚持科学的纯粹性,认为自然科学能够推而广之,用于一切科学研究领域并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英国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为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奠定了根基,大卫·休谟对形而上学的坚决否定则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19世纪开始,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人对科学主义科学观深信不疑,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被忽略了。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的怀疑与反思也从未停止。19世纪中期,人文主义哲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它为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文主义科学观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反思现代科学异化现象,以人为中心审视科学理性与人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康德在批判科学主义弊端的同时,就力主构建人文主义的科学观,他指出:“我们的理智不

^① 有学者将科学观与技术观分开理解,我认为科学正是通过技术实现与社会的联系,技术

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①虽然康德依靠理性批判让人再次回归世界的中心,但由于康德对形而上学解释力的怀疑,他的尝试并不成功。

从德国的尼采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学界的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连绵不绝。在一定意义上,“科学技术批判”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名词。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十分关注科学异化问题。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②在阿多诺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无助于人类的解放,人对自然界的野蛮掠夺也日益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科学的成功导致了社会和心灵的压迫;科学技术的扩张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成为抽象意义上的“物”,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奴隶,而科学技术正是实施这一统治的工具。阿多诺认为,“科学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忠诚助手,毋宁说是包括了新的人类异化的种子。”^③霍克海默也指出,“看来,甚至正当技术知识扩大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他对日益发展的大众操纵机构进行抵抗的能力、想象力、独立的判断,似乎被剥削了,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④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它有恶的一面,即科学与技术先验地具有奴役、控制、异化这样“原罪”的性质。马尔库塞相信,正是经济繁荣挽救并巩固了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制度依然保持着压迫性,科学技术使人前所未有地丧失了自我,批判和反抗的意识销声匿迹。当然,马尔库塞从不讳言科学技术也有善的一面,即科学技术又具有促进人类解放的性质与潜力。他断言,科学技术恶的本质导致了“病态社会”的出现;而科学技术善的一面又促使“健全社会”的到来。

① (德)伊曼纽尔·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3页。

②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③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针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哈贝马斯坚持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性质,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之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科学技术之产生消极的社会功能,是其自身固有属性所使然,是由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所决定。”^①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马尔库塞利用社会环境因素分析科学的异化现象的做法很容易使科学批判误入歧途。哈贝马斯相信,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并不是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科学技术的持续扩张,造成了过分合理化的“劳动”,而“劳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它愈趋向合理化,就愈使交往行为走向非合理化。

如何正确应对科学的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的关键。在社会理解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思路,一条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历史主义的思路;另一条是以孔德、斯宾塞、穆勒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路。按照第一种思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根本不同,自然现象重复发生,没有自主意志,可量化和预测;社会现象则不同,社会是一个生命体,社会发展与人的主观意识息息相关,人类的历史不能重复,因而不可预言。据此,狄尔泰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另一类是精神科学,并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说明”,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解释”。按照第二条思路,社会科学为取得进步,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孔德、斯宾塞之后,逻辑实证主义掀起了一场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

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理解,作为理性思维的科学就只剩下自然科学,而具有明显的价值理性特征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实证主义者即便承认它们的存在,也要将其纳入自然科学的逻辑。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立场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哈贝马斯认为他们在批判科技理性的同时,却丧失了规范科学的理性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陷入困境。哈贝马斯认识到,只有重新理解理性,重新阐释科学,才能拯救社会批判理论。

“科学”顺理成章成为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主题之一,也是哈贝马斯理论

^① 傅永军等:《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成熟时期创作的源头之一,更是他学术生涯始终关注的对象。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生产力,同时也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立场显然源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地继承。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侵入”生活世界,形成一种控制自然和人的力量,成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它使人们丧失自由,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①。在深入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实践后果之后,哈贝马斯深感以科技为中心的工具理性日益膨胀,它使人的解放更难以实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批判性反思中获取生活的意义,创造一个合理化的社会。

国内外学界对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研究成果颇为可观,但主要集中于哈贝马斯的自然科学观。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将哈贝马斯科学观中的“科学技术”理解为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学者们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背景、内容和意义。实际上,国内学界许多研究成果正是哈贝马斯极力批判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体现,这不能不说是国内学界对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的局限之一。的确,这些研究将哈贝马斯科学观限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是不完整的。在哈贝马斯那里,“科学”含义更为丰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部分人文学科。^②可以说,哈贝马斯始终是以一种大科学观的视野理解科学。

另外,国内外学界对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多数研究者仅从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出发探讨哈贝马斯科学观,一则无法呈现哈贝马斯科学观全貌,二则也无法揭示哈贝马斯科学观在其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是哈贝马斯早期作品较多关注科学问题的合理结果。但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在其理论的成熟期直接论及科学观的文本的虽然不多,可是哈贝马斯 20 世纪 80 年代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

①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 页。

② 关于“人文学科”的提法,是汪信砚老师在《什么是哲学?从人文学科的视角看》一文中提出的见解。他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类,哲学则是具有反思性的特殊的人文学科。我认为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法,故在这里加以引用。

克服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本质上是从科学方法论转移到社会科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以来,出于对克隆技术等遗传科学的无限制发展的担忧,哈贝马斯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科学立场。因此,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中后期的理论依然保持了对科学主题的关注。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研究较少关注哈贝马斯中后期著作,这就导致我们对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解局限于其早期的发展水平。

我们认为,与传统科学观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创新之处颇多,可以说它实现了科学观的一次重大变革。但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只关注其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以及政治哲学,少有学者站在科学观变革的角度理解哈贝马斯的科学思想。哈贝马斯科学观革命的关键,是他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创立了把传统的主客关系转换为主体间关系的崭新思路。依据这一思路,在以语言为中介构建的主体间关系中,主体通过反思获得的知识代替了不断被运用的知识;超越现象领域的知性领域也不再是科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就是说,科学走出了康德理解的科学藩篱,而成为消除先验与经验的鸿沟、立足于人类实践的新形象。这就超越了实证主义对科学的客观主义理解,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划分,把科学技术视为具有经验性、确定性的知识,而且将科学看作一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和生成性的人类感性活动。所以,哈贝马斯建立的“批判的社会科学”实质上是马克思科学思想(即“一门科学”)的延续。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回答以下问题:哈贝马斯建立了一种怎样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具体内容是什么?哈贝马斯“批判性社会科学”与马克思所谓的“一门科学”有什么异同?哈贝马斯科学观对中国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二、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主要以哈贝马斯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认识兴趣理论、交往行动理论为线索来研究其科学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科学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类意识都打上了科学的烙印,科学对人类社会及其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言部分廓清研究的背景,概括本书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近30多年来,科学观成为国内外学界争相研究的领域。按历史的沿革,我们可以将科学观分为三类,即宗教科学观,认为科学与宗教没有区别的一种科学范式;近代小科学观,将自然科学视为唯一的科学范式;当代大科学观,承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其他可能的认知方式的合理性的科学范式。哈贝马斯的科学观属于大科学观的范畴,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合理化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一门科学”的思想,构建了“批判的社会科学”体系,以人类的解放为旨归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统一起来,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哈贝马斯研究中,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认识兴趣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争议颇多,但能够将三者清晰地与科学观联系起来的论著却很少。本书以科学技术批判为线索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加以梳理,分析哈贝马斯科学观与马克思科学观的联系和区别,明确哈贝马斯科学观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考察和分析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论得失。

第一章梳理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思想来源、现实背景和形成过程。在科学生产力论和科技意识形态论方面,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的科技生产力理论、“一门科学”思想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认识兴趣理论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统一为“批判的社会科学”体系,以此消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危机;在反思西方科学文明方面,哈贝马斯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剖析了西方科学文明的内在精神动因;在科学与社会意义理解方面,哈贝马斯批判吸收了伽达默尔等人的解释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批判解释学”;在工具理性批判方面,哈贝马斯发展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工具理性批判,并以“交往行动理论”实现了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变;在科学价值问题上,哈贝马斯虽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科学合理性理论的影响,但始终坚持科学必须参与价值判断。

哈贝马斯科学观形成的现实背景可以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的力量超越其他生产力要素,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技

术的物化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其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以公平交换为合法性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渐瓦解,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合法性危机;其三,科学技术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哈贝马斯科学观初步形成,标志为《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出版;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构了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其标志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发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哈贝马斯论证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其标志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发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哈贝马斯建立了“批判的社会科学”体系,其标志为《认识与兴趣》《交往行动理论》的出版。

第二章探讨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技术兴趣”指导下的“经验分析的科学”。本章主要阐释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兴趣”的概念以及他对科学、技术、兴趣相互关系的理解,分析了经验分析性科学发展造成的实践后果:“技术的兴趣”引导占有和控制自然界的经验分析科学及其技术不断发展,一方面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和公共领域的科学化倾向,工具理性“侵入”生活世界之中,导致生活世界出现了“殖民化”的危险。

第三章研究了哈贝马斯“实践的兴趣”指导下的“历史—解释的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三种研究思路,分别是用知识学代替认识论的实证主义思路;由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引申出的实用主义的思路;由精神科学的方法论演进而来的历史主义思路。他认为这三种思路各有优劣,但其中任何一种思路都不能独自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科学危机。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应当是说明性方法和理解性方法的结合。他强调只有解决社会科学的意义理解问题,才能将科学的发展规范于人类总体利益之中,消除当今科学的危机。

第四章研究了哈贝马斯提出的“解放兴趣”指导下的“批判的社会科学”。哈贝马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视为“解放性科学”的范本,认为这两种科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社会权威和金钱对民众的宰制。但哈贝马斯也指出了这两种理论存在的缺

陷,即过分强调经验分析的重要性,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的社会科学”必须是“生活世界”的科学,唯有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才能消除科学异化问题。他提出了批判性科学的实例——普遍语用学,主张运用“语言”为中介的交往行为取代工具行为。

第五章探讨了哈贝马斯对于科学与哲学、宗教关系的理解。文章首先阐述了哈贝马斯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理解,梳理了哈贝马斯的“科学”“哲学”概念,总结了哈贝马斯对科学与哲学的互补关系的理解:哲学可以规范科学发展的方向,防止科学危机的发生;科学则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哲学的反思理应是“批判性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文章随后探讨了哈贝马斯在早期和晚期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不同理解:早期的哈贝马斯将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视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合法化解释的基础,而将宗教作为一种相对消极的力量看待;而晚期的哈贝马斯更注重宗教抵御科学时代“意义丧失”危机的作用,转而认为宗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第六章研究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论得失。文章首先归纳了哈贝马斯科学观与马克思科学观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理论目标、科学划界方法上的相同之处,随之比较了二者在对科学异化本质的认识、科技意识形态化的理解、科学发展趋势的判断等方面的不同。文章然后概括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合理性的两个表现:一是对科学划界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是一种大科学观的体现;二是对科学进行了人文主义的思考,倡导将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与社会科学的理解性反思相结合,力主以人文的视角分析科学现象。文章也指出了哈贝马斯科学观的理论限度:以科技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现实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做法是错误的;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根源,而不考虑制度的原因,是本末倒置;不重视研究科学内部的发展,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全书最后概括了哈贝马斯科学观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启示。我们应当深入分析科学技术进步在我国社会所造成的实践后果,将科学技术置于交往理性的指导之下,抵御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对科学的批判不等于反对科学的发展,而应该以人文精神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真正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

第一章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思想来源、现实背景与形成过程

刘大椿在《当下科学论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中指出,目前的科学观研究处于一个由卡尔纳普、赖欣巴赫、亨普尔等构建的“正统科学观传统”背景之中,这一传统确定了科学观研究的问题域和应答域,因此,尽管科学观研究的路径差异甚大,但在“力图摆脱正统科学观”的发展趋势上并无二致。首先是由波普、库恩、拉卡托斯提出的过渡期科学观,然后是非传统科学观,包括了费耶尔本德、罗蒂、福柯、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利奥塔等对科学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一些科学思想也源于这些非传统科学观。其后,阿加西、苏珊·哈克、海丝重构了这些另类的科学观。我们可以说,目前的科学观研究早已越过了传统科学的藩篱,开始关注社会,关注更普遍的哲学问题,如自由、价值、存在等。^①

德国著名的哈贝马斯研究专家霍尔斯特曾说过:“要全面地把握一种像哈贝马斯的理论这样丰富而涉及面甚广的理论决非易事。”^②这一方面源于哈贝马斯对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兼容并蓄,另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研究经历。但我们仍然认为,哈贝马斯理论总体上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中。

社会批判理论是由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创立的一种社会认识理论。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标志着“社会批判理论”的正式形成。所谓“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是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解读。“批判理论”是相对于“传统理论”而言的一种认识方式。

^① 刘大椿:《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② (德)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0页。

传统理论是指依据实证主义的方法,由固定、静态的已有事实出发,旨在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寻找合法性依据的社会理论,而“批判理论”则是将自身置于现存社会制度以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批判既定的、现存的事实,是一种否定性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均坚持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社会批判理论”就成为该学派的理论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批判理论在形成之初就高度关注科学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理论家对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导言中写道:“科学的成果,在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然而,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也指出:“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人类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②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强调,“科学的社会能量,转化成技术拥有的力量;科学不再被看作启蒙行为的能量。经验分析的科学,产生了技术方法,但是,经验分析的科学,并不是对实践问题的回答。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要求,成了虚假要求。占有对象过程或者物化过程的说教,代替了通过启蒙获得的解放。”^③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科学视为社会批判的主要对象,分析科学异化的根源、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科学异化的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观。哈贝马斯科学观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观属于人文主义的范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理论家,哈贝马斯科学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科学观的影响。哈贝马斯科学观就是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科学观的延续和发展。

第一节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思想来源

哈贝马斯科学观的形成与演变绝非偶然,既有鲜明的历史背景也有复杂

①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②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③ (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的思想来源,它是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哈贝马斯依据这些变化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加以分析和批判的社会理论。

20世纪早期发生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危机逐渐介入经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已经成为常态,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实际上被抛弃;科学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日益密切,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然而,科学技术“侵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客观上也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异化”;资本主义文化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呈现出“消费文化”倾向,“文化工业”大规模复制文化产品,引导着社会成员的兴趣与爱好,人们在文化中越来越难以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满足^①。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以“社会批判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进行剖析,试图揭示社会现实背后隐藏的真相,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哈贝马斯深受法兰克福学术传统的影响,坚持以社会批判理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他主张以“交往理性”抵御“工具理性”的扩张,构建一个合理化的社会。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显然有别于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他认为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否定性批判无助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西方学界,哈贝马斯与其他理论家就此论题进行了多次论战^②,其理论也饱受攻击。

国内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批判哈贝马斯,将他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的确,哈贝马斯多次指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滞后于社会发展、以唯科学主义的态度理解“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这些尖刻批判来看,国

① Lury、Celia:《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哈贝马斯踏入学术领域后,与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之间不断发生学术争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论战。例如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方法论论战;与福科、德里达等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战;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论战;与诺尔特等人的历史学家之争;和鲁曼的社会理论论战、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的论战;等等。